

当代名家精品 · 张抗抗自选集

# 爱的权利

张抗抗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爱的权利

张抗抗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当代名家精品·张抗抗自选集

## 爱的权利

著者:张抗抗

责任编辑:莫贵阳

封面设计:孙凤娣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地址:中国·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550002

电话号码:(0851)6828570

印刷: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

版次: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4.5 印张

字数:360 千

印数:1—5000 册(套)

书号:ISBN7—221—04328—0/I·871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有错页、漏页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 目 录

|              |       |
|--------------|-------|
| 时间永远不变.....  | (1)   |
| 沙暴 .....     | (27)  |
| 还有一次机会 ..... | (74)  |
| 残忍.....      | (102) |
| 银河.....      | (132) |
| 爱的权利.....    | (191) |
| 白罂粟.....     | (219) |
| 夏.....       | (236) |
| 去远方.....     | (259) |
| 牡丹园.....     | (280) |
| 无雪的冬天.....   | (291) |
| 火的精灵.....    | (314) |
| 七个音符.....    | (338) |
| 3号软席包厢 ..... | (355) |
| 水下,空中 .....  | (368) |
| 黄罂粟.....     | (392) |
| 流行病.....     | (406) |
| 无序十题.....    | (419) |
| 斜厦.....      | (443) |

## 时间永远不变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同学：

你好。春节又要到了，请不要忘记我们杭州二十一中学当年初三(6)班的老同学们，每年都在少年宫广场的旗杆下集合、聚会。只要你能去，那儿总是有人在等你的。

年初三上午九点。这个时间永远不变。

原杭州二十一中学初三(6)班同学

我拿着信愣了一阵神。那个瞬间我恍然想起我原来是念过初中的。继而又我想，原来我还有过初中的同学。接着我就想起了许许多多关于中学时代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已活了很久，一种遥远的、模糊的记忆从信纸的黑字浮游起来，好像生命曾经被人从哪儿拦腰斩断过……

我离开那个学校时是十九岁。十九岁以后我就去了那块黑土地。我是一个人走的，没有一个同班同校的同学与我同行。后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每年回杭州探亲总是匆匆忙忙。匆忙的二十年中，我几乎没有见过一个中学的同学。

信是通过我杭州的父母转寄给我的。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弄到我父母的地址，我们早已不住在原来同学们都认识的地方。

我于是决定回杭州过春节。人有时候就会这样突然觉得什么东西对自己变得重要起来。

那天一早，天空阴沉沉像要下雪，满地爆竹和花炮的碎纸，把街道弄得脏兮兮的。我为寻找信中的那个旗杆，骑车在广场上转了好几个来回。广场早已面目全非，中心砌了一圈花坛，使你无法再想起当年曾在这里干过什么。

猛然就听有人从背后声嘶力竭地喊出了我的名字，我差点儿从车上掉下来。回头看，一圈人就在花坛的角上站着，愣愣地看着我。明明是些陌生人，可分明又似曾相识。那一张张脸上浅浅的皱纹向你逼近，就像二十年前的家长会上见过他（她）的爸或妈留给你的记忆。于是僵硬的微笑散开去，恍然说是我是我，我迟到了……

哄然笑起来，说这又不是上学。又哄然问，还叫不叫得出名字呢？

张大了嘴，名字就在嘴边，却吐不出；嚼了几嚼，嘴里是一团棉花糖，含着就化了；眼前是一片水雾，荡逸回旋。思绪缈缈飘个来回，一咬牙，终是蹦出一串：阿凡提蒋介石豆儿狸狸，噯呀还有你，蛇蚤！

全是绰号，不算不算。

哎你知道什么叫做同学？岁月把点名簿还给了老师，只留下属于我们的绰号。就是这么回事。

就开始在纷飞的雪花中，一个个郑重其事地互相握手。你就是和一万握过手也不会有与你的同桌握手的那种感觉。你们曾经天天坐在一起，课桌中间用粉笔划着一条“三八线”，你的胳膊肘没少挨过他的拳头。他的拳头落在你的麻筋上，你尖叫如触电。然而你们的手指从没有碰过对方，离开学校后的许多年里，你总是把所有的男人都一律叫成：男生。

男生女生的手如今都粗糙。相握的瞬间都有了停顿。停顿中生出几分感慨，说呵你没变样真的没有变呵，去年你为什么没来？

豆儿倒真的是没怎么变样，还是那么矮敦敦黑黢黢笑嘻嘻一脸的与人为善。豆儿大名孙志良，中学当了六年班长，年年的三好学生。你想他准该一脉相承地当上个什么长了，便问他混得不错吧？回答说，刚调回杭州三个月，不好不坏的还当我的班长呢，还有什么班？食品厂的运输班嘛。

有人说你们忘了豆儿还有一个绰号——老班长？生就当班长的命。通知每年都归他发，老班长老班长要当到老，当到生命最后一分钟了。

悄没声的就伸过来一只手。握手时一阵寒气传到我的脚跟。我几乎机械地说出“江茹你好”这四个字。这名字我不会忘记是因为她没有绰号。没有绰号的原因也许因为她曾经是团支部书记。我一点儿不奇怪自己能从众多的同学中一眼认出她来——她仍然是那么一副朴朴素素的样子，一头齐耳的短发，一件样式极普通的深蓝色的羽绒服。

“还当书记吗？厅局级？”我脱口而出。我知道自己的目光带着挑衅。

“不，当医生。”她的声音温和而友好，她仍然说普通话，这是这个城市所有干部家庭出身的人的标志，只是口音里略带了些本地腔调。她说真是每年总有意想不到的人来参加同学会。又说知道你现在很有名，很为你高兴。

感觉就隐隐地错乱起来。一时无言。为着她意外的诚恳。

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迎着我走来，长长的胳膊一甩一甩，嘻皮笑脸地说：“学过张冠李戴这个成语没有？你要寻书记，抬头看我！”

你？开玩笑！我的眼睛掠过他的西服领带。我想说蛇蚤你也能当书记、豆儿就能当总理了，谁也不会忘记你把一条蛇放在讲台里……

江茹一脸认真地说：“你不信，葛超真的是城建局的党委副书记呢！”

这么一来，再看虻蚤：背着手凝视远方，昂着头瘦得挺拔。果真是胸有成竹，气度不凡，大有领导阶级的风度。我顿时惭愧。时隔二十多年，看来往昔的同学都得刮目相视了。

忽有一双手从背后将我的眼睛蒙住，进口香水味混合着永芳F珍珠膏香气袭人。一个粗哑的声音叫道：猜我是谁猜我是谁？

我知道没有别人，只有她才会这么疯，初三(6)班的女生就她曾在全校出尽风头。她会演话剧会写诗还会蝶泳，去看篮球比赛她一双大眼睛落在谁头上那人准保激动得摔跟头。也许我最想见的就是她，那时候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悄悄话……

“哈雷，放开我！”我叫道。“你这个马大哈！大马哈！”

“我不叫哈雷了！”她哈哈地笑得喘不过气。“我现在是哈总经理，听见没有？”

哈雷是哈小丽的外号。哈小丽当年唯一的缺点是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有一次地理老师课堂提问：哈雷慧星多少年经过地球一次？她那会儿正在纸上画着一个电影明星，被点名叫了起来，慌慌张张地回答：哈雷是我爷爷……“哈雷”便因此得名。后来我们知道，她的哈雷爷爷是一个资本家。

她终于松开我的时候，我看见一双质地精美的浅褐色皮靴、一条鼓鼓的紧身健美裤和一件宽大鲜艳的厚毛衣裹着的一头蓬松的卷发。从几乎盖住了一半眉眼的黑发中，露出一张白皙的大圆脸，丰满的嘴唇涂得绯红，耳垂上扣着两粒闪闪发亮的银坠。

她依然漂亮而年轻。只是我真想不到她会变得这么胖。也没想到她的嗓音会变得这么粗哑。但我更想不到，上学时考试经常不及格的哈小丽会变成哈总经理。

我见到二十年前的同学时，就是这么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眼前的班长书记医生经理，和我的记忆我的想象中的他(她)们相去甚远，而且有点儿颠三倒四就像错位或是被粗心的大夫接反了骨头的X光片……



相互间很是热热闹闹地打趣了一会儿，就商量着这次怎么个聚会法。本城的同学似乎彼此都熟，只我一人是第一回参加。他们说去年上了楼外楼，前年又去了天外天；老字号的饭店不稀奇，今年，不如就去一家新开张的个体户饭馆，黄鳝和青虾都是活的。

有人想起来，说哎，为什么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做个体户，否则也好白吃一顿，用不着每人凑份子了。

江茹说二十一中学毕业的很少有人做个体户，重点学校毕竟不一样的。

“你们就知道吃吃的，好像一年见一回面就是为了在一起吃一顿，就不会调调胃口换换花样？”哈小丽一边嚷嚷着，一边摸出一只照相机。

蛭蚤说，为啥不去爬山呢，宝俣山就在眼皮底下。

那年春游，我们全班翻过从云栖到天竺的“十里郎当”，太阳快下山时，我们走在最后的几个人，想找一条近路，被困在一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崖上。我们几个女生都哭了起来，蛭蚤说我们索性当狼牙山五壮士从山上跳下去算了，但老班长认为这样死轻于鸿毛。他个头小蛮灵活，七钻八钻的愣是从荆棘丛中攀援过去，我们紧紧跟着他，袜子上扎满草刺，手上如斑马划满血道。我们爬了很久，前面终于出现了一条石子铺的小路，回头望陡峭的山岩上盘旋着一只黑色的老鹰，连蛭蚤都哭起来……

豆儿看看天，又看看大家。嗯一声说：“天气预报今朝有小雪的。”

大家互相看着，身子不动。江茹说，可惜没带伞。要不，还是找个茶室喝茶吧。

蛭蚤跺了跺脚，说你们怎么婆婆妈妈的，落雪天爬山，多有力！

我点头。我真的希望重温和老同学一起爬山的滋味。同学同学本来就该和爬山什么的连在一起。那年秋游我们全班去爬南高峰的千人洞，带着蜡烛和绳子，洞里漆黑，大家匍匐前进，爬到一惊

险处，人人都大气不敢出，却忽听虻蚤大声叫道：“我的乌龟呢？谁看见我的乌龟了？”

大家还是三三两两站着，额头显着过年的怠倦。有人抬手看表。我便有些急，不知昔日活蹦乱跳的伙伴怎的就这样粘稠起来。却有女生的声音犹犹豫豫地问：

三点钟回不回得来呢？说好还要带儿子去商店买鞋子……

恍然明白，如今已不再是一个背着书包独往独来的男生或女生。既为人妻母夫父，就有了高于爬山高于一切的责任。既说到儿女，自然有了老的意识；儿女面前，“同学”就矮下一截去，哭笑都得收敛些的。

哈小丽却很有总经理气派地赫然决断：上山上山，还等什么！

石阶两边原都是粗壮的毛竹，不知何时遭了些天灾，病怏怏地萎缩着，望去只是一片暗淡的灰绿；山下的湖，掩在混混沌沌的云雾下，鬼鬼祟祟没了形状，观天看山望湖，眼目所及之处是迷蒙的灰色。

大家就随意地组合着边走边谈，有一句没一句。专捡今天没来的人寻开心——谁谁在游泳时大叫掉了一颗牙齿，全体男生都跳下水去帮她摸牙齿，她却爬上岸大吐不止，因为发现自己把牙齿咽到肚子里去了；——谁谁在下乡劳动时比赛吃饭，一口气吃了一斤六两，当天被农民抬到公社医院去抢救……谁谁在课堂上把谁谁和谁谁的长辫子系在了一块儿，老师提问时谁谁就怎么站也站不起来了……

笑得腮帮子酸，腰也弯下去了。昏暗的灰色中，真不相信自己曾经有过那么灿烂多彩的日子。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就都不声不响了；再说，便提起了物价，不外是些同房子票子孩子篮子有关的话题，却都不提毕业分手后各自的经历。这个时候便觉得彼此陌生起来，好像是些车上的乘客，东西南北地聚拢又东西南北地散去，

说说，也就说过拉倒罢了。

偶尔抬头，见哈小丽大步追上来，似要同我说什么。那会儿豆儿正在我旁边不远，脸上的微笑眼睁睁地就冻结了，脖子拧过去，极绅士地朝她点了点头，倏然就不见了。

别人不会看见什么发现什么，但我却怦然为之心动。中学时我和哈雷几乎时刻互相注意。当然，关于豆儿的事是她忍不住告诉我的秘密。当时我被感动得要死，就把自己的一个秘密也告诉了她。

她在石阶上站住了，气喘吁吁的。她说大概快到更年期了，怎么出这许多汗，看来是应该多洗几次桑那浴了。旁边有个女生就建议她去参加文化宫的健美学习班或是国际标准交谊舞，价钱都比桑那浴便宜……

她们讨论价钱的时候，我便走开去。我不知道是否应和豆儿说说，二十年后还有什么可以耿耿于怀呢？当初江茹每发一批入团志愿书就找我谈一次话，她说光是学习成绩好不行，像你这样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必须坚决同家庭划清界限，团组织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当时我傻呼呼地问她应该怎样划清界限，我爸爸总是教导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且，我爸爸说过他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结果，我被永远地关在了门外。我曾经想江茹干吗偏偏就插到了我们班上呢，如果是豆儿当团支部书记情况也许就会不一样，豆儿那时就懂得理解万岁。

我找到豆儿时，他正和虻蚤在一起，看样子谈得很投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走在山脊梁上，很有些相声的喜剧效果。不忍打断，便悄悄跟着，一边窃笑。

豆儿说：“谁能想得到，一‘文革’，革出我爸爸有历史问题，你去当了兵，可我连红卫兵都没得当。到农村插了六年队，后来总算抽调到县里，在粮库当保管。本想就在县里闹一辈子革命算了，哪里想到四十岁的人了，还是落叶归根回杭州……”

虻蚤说：“其实自己倒也无所谓在哪里，就是孩子读书，城里总

归不一样……”

豆儿打断他说：“实在工作也不大顺心，你不晓得粮库的事。这几年农民手里粮食多了，不肯卖余粮给国家，倒手转卖高价。我们去收粮食的时候，开着卡车，带着电警棍和绳子，嗷，那副样子就同我们中学里参观过的泥塑《收租院》一模一样，真的，实在比收租院还收租院呢。你说，这对小孩是啥个影响……”

“你良心大大的！”蛇蚤使劲拍了拍豆儿的肩膀。“所以你只好一辈子当班长了。不过，那次如果不是你把那条花蛇从讲台下面拿走，我大概读不到初三就被开除了，癫痫做得出来。”

癫痫是政治老师，姓厉，极凶，在校长面前像只猫，大家都恨他。于是就想到了许多关于老师的事，又想：这么个顽皮透顶的蛇蚤，怎么就能当党委书记呢？

豆儿接着说：“蛇蚤，如今你是书记我是个工人，比不来了。不过看在老同学的面上，求你帮点儿忙，总是肯的吧？”

蛇蚤回答：“只要是归我管，一句话的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豆儿回一回头，看见我，笑笑，倒也不避。说：“这种事电话里不大好讲，只能够面谈的。我想托蛇蚤帮我买些便宜的建筑材料，把我们家的房子修修。我刚调回来，哪里分得到房子？好在家里还有一间私房，漏是漏，翻修一下还是能住的……”

蛇蚤撇撇嘴答道：“就是燕子弄的那间吗？那还能修？趁早拆了算啦！”

我的脑中出现了二十年前曾经去过的一间黑漆漆的木板房，泥地，我还在地中央的一个小坑里绊了一下。

豆儿拼命地摇头：“拆了？说得倒容易，拆了怕就再也盖不成了。”

“我是说，索性重新造一间。”蛇蚤兴奋起来。“我寻人给你设计图纸。”

豆儿还是摇头：“造？做梦。钞票呢？起码上万。”

我插一句：“蛇蚤帮你，也许用不了那么多的。”

“你不晓得，修房子好说，重新造，光是申请办手续又要寻人通关节，哪里吃得消？”豆儿使劲挠着头，眉心皱出几道深沟。豆儿说蛇蚤就是欢喜出这种翻天覆地的主意。其实我自己只想过一天算一天，维持房子不倒不漏就心满意足了。

“那你就像只粮库的老鼠似的蹲在黑洞里头吗？这等到什么时候去？”蛇蚤明显地流露出了鄙夷的神态。

“拖几年，这块地方政府早晚是要来拆迁的。”豆儿很有把握地说。

“啧啧，算盘倒是打得蛮精的嘛，看不出看不出。”蛇蚤恍然大悟。“忘记你算盘课总是得九十九分的。而且，你有耐力，总跑长跑……”

“玩笑归玩笑，到底肯不肯？”豆儿几近恳求。

蛇蚤收了笑容，略略沉吟，放低了声音说：“豆儿你知道，现在党风不正，人人眼睛都盯着‘腐败现象’，弄得不好，群众会有意见……”

就见豆儿的眉，又拧了结，眼里的几点星光隐入灰色的云层。

“不过，这点儿办法还有，办法总是人想的嘛。”蛇蚤挥了挥细长的手臂。他说：“豆儿你能不能到单位开一张介绍信，就说维修厂里幼儿园，这样我就有了理由给你批条子，公对公，什么问题都好办了。”

现在我不得不相信这个蛇蚤书记是十分称职的。二十年前你就绝对不会想到一个全班最淘气的人，竟潜伏着当代游刃有余的领导才能和魄力。我突然就喜欢上了蛇蚤。蛇蚤身上焕发着蓬勃的朝气和聪明。

而豆儿当年是多么可爱的一个男孩子呵。晴空一般光滑的额头，阳光下唇边的茸毛一根根发亮。如今远看的豆儿还是原来那个

豆儿，而近看，皱起眉头的豆儿却像是一堆豆渣或是豆饼。这种感觉有点儿残酷，不过这不能怪我……

天越发地阴沉。山不高，云却低得压人。豆儿举起一只手说，好像是下雪了呢。天气预报蛮准哟。”

果然头顶的天空纷纷扬扬地落下些灰色的粉末，衣服上便有了一层闪亮的水珠。豆儿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虻蚤问他怎么了，他说等等大家。既然下雪，再往山上走路就滑了。

虻蚤笑笑说：“如记挂你那房子就直说，这点儿小雪暂时还漏不了雨的。”

人陆陆续续齐了，没等豆儿说话，就有人嚷嚷说：下雪了，还爬什么山，又没带雨伞，再往上去，连个亭子也找不到了……

哈小丽掸着她毛衣上的水珠恨恨地说：“我这件衣服六百多块，我都不在乎，你们急啥？”

我抬眼望着雾气沼沼的山头，我想下雪时钻在竹林里，一定有别样的滋味；踩着南方湿润的新雪在山顶上唱一首二十年前的歌，一定很有意思……我真希望他们说：走啊走啊！

却不知谁冲着我说：“你在北方这许多年，雪还没看够啊？”

江茹很及时地过来解围：“民主还得集中解决问题，让豆儿作决定好了，他是老班长嘛。”

豆儿看一眼哈小丽，闷闷说：“让虻蚤决定，现在是党领导一切。”

虻蚤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愁眉苦脸的，两只手托着后腰，整个身子都佝了起来，他说：“我倒是忘了，我有腰间盘脱出的毛病，医了有大半年了，还没全好，医生关照，不好做剧烈运动的……”

豆儿赶紧说：“你看你看，幸亏是落雪了救你一命。”

江茹于是总结说，还是从实际出发，趁雪还没下大，从后山下去算了。

少数服从多数——我和哈小丽自然只是乖乖跟上。一个幼稚的中学生式的浪漫主义幻想，遭到现实主义的当然挫败，我暗暗觉得自己活该，然而沮丧中又衍生出些莫名其妙的失望。

下山的路上，哈小丽对我说，你以为虻真的会有啥个间盘脱出？他当了书记，就会搞平衡。看大家都不想爬了，找个台阶下。

虻的长胳膊在前面一甩一甩的，走得很慢。我们赶上他，我问：

“你是不是在部队训练时受过伤啊？”

“哪里哪里？”他一口否定。“不要忘记，上学时候我体育课成绩最好。”

“那就是承包家务太辛苦了，背煤气罐上五层楼，撑了一记。”哈小丽挖苦他。“大概还有‘气管炎’呢。”

虻摸出一包烟来，散给前后的男生。自己点了一支，深吸一口，说：

“我说了你也不相信，建筑公司，像我们这种人当头，看着工人日日泥一身水一身的，心里就不过意，办公室里哪里坐得牢？不相信日后你们来寻我，除了开会的日子，我总是在工地上的。袋袋里有香烟，留不住，一到工地，统统都发给工人了。回到家老婆就同我吵……”

豆儿咳一声说：“你真干活呀，还不是做做样子的么？”

虻认真起来，板着脸说：“不相信你去问，这腰就是在工地上弄坏的。有一栋楼质量不过关，我同工人一道加夜班返工，年三十夜都是在工地过的。”

“那你可真是我党的优秀干部了，什么时候开表彰会，不要忘记通知我们一声。”哈小丽似乎仍然不肯放过他。

“你说这种话，就低看我一头了。”虻的大嘴边浮出一丝冷笑。“你也不是不晓得，现在的工人哪里有积极性？企业留利少得

可怜，企业根本没有自身发展的能力。你不领着干，谁听你的？老实说，工人里头有一半是老三届的人，都苦了几十年，不容易的。我只想企业效益搞好些，给工人多发点儿奖金……”

银灰色的小雪末不紧不慢地落着，四下静寂，空谷无声。

江茹低声问豆儿：“噯，葛超到底是书记还是经理？是不是弄错了？”

蛇蚤把烟蒂掐灭了，扔得老远，目光寻着哈小丽，喉咙巴响地说：

“差点儿都忘了，今朝来，还想求你哈总一件事情呢……”

喻小丽用一只手指着他：“不说我也晓得，又是让我帮你找项目，别忘了，去年为了让你们承包维修地下管线，把我们公司好端端的地皮挖开，给你们挣一笔，你还没有给我回扣呢！”

蛇蚤笑嘻嘻地答道：“企业吃不饱嘛，普遍现象。反正都是公家的钱，公事公办，又不是为自己……”

哈小丽气呼呼地说：“我不管，你还是管管你自己吧。喏，江茹在这里，主治医师，你倒不如向她咨询你的腰呢！听说她们医院的骨科有点儿名气。”

“那倒是。我正要请江医师帮我参谋参谋，是开刀好呢还是不开刀好。”蛇蚤说。

我的脚底升起一股凉气。弥弥雪雾中，我恍惚明白，同学会并非仅仅是为了会同学，也许，这是个罩上了一层感情纱幕的变相交易会，一年一度，互通有无。每个挣扎活着的人，都期望在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寻找更多可以利用的缝隙。

豆儿说：“我上个月请江茹看过病，在我前头的六个病人，江医生都说他们消化系统有问题。”

江茹回头走了几步，很宽容地笑笑说：“我是内科医生嘛。不过，我爱人倒是骨科的，我好几次听他说起过腰椎间盘突出出的治疗，他认为手术效果比较显著，但是有一定危险。当然，这总是因人



而异的。”

虻蚤脸上的肌肉颤了一颤，鼻尖白下去。又摸出烟来，打火机打了两次才点着。好半天，说：“所以我宁可保守疗法，牵引也好，药物也好，气功也好，随便什么办法我都同意，只要不开刀……”

“想不到连你也没有冒险精神了。扫兴扫兴。”豆儿连连摇头。

“人到中年，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万一手术不成功，从此瘫痪在床，倒不如就这样马马虎虎地混着算了……”虻蚤的声音里透着些无可奈何的悲凉，使我很感意外。

江茹说：“我回去就帮你问问，过完年上了班，你给我打电话。要是行，你干脆就到我们医院来看好了。”

“顺便，江医师还可以给你做做思想工作。”哈小丽对我挤了挤眼睛。

哈小丽自然是话里有话。念书时，虻蚤曾经是江茹最头疼的“帮助对象”。那时号召人人都做革命的螺丝钉，这虻蚤偏偏在早自习的时候，当着全班人的面，大声地问江茹：“哎，我有个问题实在弄不懂，假如人人都做了螺丝钉，全国会不会到处都是钉子店呢？还有，一颗螺丝钉总不能拧在另一颗螺丝钉上吧，大家都做螺丝钉，机器哪里来的？”

当时江茹涨红了脸一句话答不出，大家哄堂大笑。后来虻蚤挨了他工人爸爸的一顿臭揍，揍得半边脸紫，半边脸青。他说是江茹向癞痢告了状。于是发誓一辈子再不入团。江茹一找他谈心他就上厕所。

就没想到有一天虻蚤会当了书记。也没想到，二十年后虻蚤有了难处，还是得找江茹帮忙。就好比江茹的女儿想到少年宫学画，还要找哈小丽去争名额。哈小丽感慨地甩甩她的秀发，说有时候我也弄不懂，为啥在学校时的好学生，到了社会上倒吃不开，而老师不喜欢的学生，倒有几分出息……

“你难道信命么？”我有点儿奇怪。